

新舞台



新 邻 居

xin lin ju

江西人民出版社

31.7

新 邻 居

宁都县文工团等创作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times 1092\frac{1}{32}$ 印张 $2\frac{1}{4}$ 字数3万

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8110.174. 定价: 0.15元

封面设计：沈久献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目 录

新邻居 (小戏曲)

……………宁都县文工团集体创作 常裁执笔 (1)

夜猎 (小戏曲)

……………寻乌县采茶剧团创作 古显庆执笔 (25)

喜事 (小歌剧)

……………余干县信丰垦殖场民兵业余文宣队创作 (49)

新 邻 居

(小戏曲)

宁都县文工团集体创作

常裁执笔

人物

田大婶——女，50岁，贫农社员。（简称大）

田老顺——男，52岁，大婶的丈夫。（简称老）

陈二婶——女，40多岁，大婶的邻居。（简称二）

陈新生——男，20岁，二婶的儿子，生产队榨油厂的工人。（简称新）

〔夏收夏种扫尾阶段。〕

〔山区农村。〕

〔台左是大婶的家，台右是二婶的家，两家门窗相对，中隔一坪，各有一窗口向观众。〕

〔音乐声中老顺身穿围裙乐呵呵地上。〕

老：（唱）苗得甘露树逢春，
田老顺靠党翻了身。
大儿子队里当保管，
老二在部队当炮兵，

婆佬仔是个“百事管”，
我是欢心又担心。

你们看罗：

（唱）别家晚饭早下肚，
我做好饭菜不见人。
为集体操劳我赞成，
怕只怕她多管闲事得罪人。
还是先把花生收——

〔用背箕装起晒干的花生，不小心被公鸡啄走一只，
老顺赶鸡，好容易夺回。〕

瘟鸡！这花生你还想吃？

（唱）颗颗有我婆佬一片心。

〔老顺拿花生进屋，二婶拿一小瓶麻油上。〕

二：（唱）新来的邻居田大婶，
做事麻利为人又热情，
夜校教我学理论，
家里帮我补衫裙。
最近大婶得了咳嗽病，
我送瓶麻油表表心。

大婶子，大婶子！

老：（闻声而出）是二婶哪。

二：嗨，今天又轮到老顺哥当火头将军呀！

老：嘻嘻，谁收工早，谁就先做饭。这……

二：这家规好嘛，大婶子还没收工？

老：是啊，晚上政治夜校要她介绍学习经验，也该早回来

作个准备。

二：（指心）她早准备好了。老顺哥，来！（给油瓶）

老：（辨味）好香的麻油哇！二婶，这麻油……

二：用大婶的话来说，这叫加——油！

老：给你大婶子加油？

二：麻油润肺，治咳嗽病有好处。

老：这是二哥买给你润肺的，怎么能……

二：远亲不如近邻嘛，我还要给你二哥准备烟叶去。

（下）

老：（追叫）二婶！这……等婆佬回来再说。

〔老顺进屋。〕

大：（内唱）披红霞迈大步晚风送爽，

口唱山歌回屋场。

〔荷锄背篓，精神焕发，健步登场。〕

（唱）学理论，促“双抢”，

公社一派新气象：

棉成山，粮满仓，

金瓜银果满山岗。

眼看花生要进仓，

精摘细收不能忘。

沿路来细查田头地脚，

要让那颗粒都进集体仓。

〔放下锄头、背篓。取出小红本走向陈家。〕

大：（向内叫）二婶，二婶！

〔二婶闻声拿烟叶急出。〕

二：大婶子！晚饭早吃过了，你才收工？

大：沿途田里转了一圈，村口又碰上政治夜校的张老师。

二婶，这次听写语录，你得了七十九分，有进步呀！

（递小红本）

二：还不是你这邻居帮得好。大婶子，这七十九分离一百分还差二十一分呐。

大：一百分也不算满分，还要理论联系实际。

二：对！（发现背篓里的花生）哎呀，又扒回来这么多地脚花生！

大：（习惯地）加油嘛。

二：你真会加油哇。

〔抓一把花生剥开正想吃。〕

大：二婶，这花生……

二：这花生又大又饱满，好吃得很。

大：这花生不能吃。

二：不能吃？（略思）啊，要加油。

大：（点头默许）……

二：（不高兴地）你呀！

（唱）难怪你早出晚归干劲大，

大婶实在会持家。

大：（唱）这个家要大家当，

一颗一粒莫糟踏。

二：（误会）是啊，天天扒一点，油水就多嘛。

大：（感情不同，笑声两样）哈哈！

二：大婶子，看到我家新生没有？

大：还在榨油厂。二婶，有什么事吗？

二：想叫新生把这烟叶给他爸爸拿到榨油厂去。

大：榨油厂正在搞技术革新，明天我帮你带去。

二：榨油厂都用上机器了，还革什么新？

大：用上机器，还要向枯饼要油哇。

二：枯饼还能榨出油，那是飞机上放鞭炮——空想。我倒想叫新生拿烟叶到枯饼上去……

大：去做什么？

二：用你的话说，加——油！

大：（一怔）拿烟叶到榨油厂去加油？

二：大婶子，你不是榨油厂的女参谋吗？新生又最听你的话，晚上去讲课时帮我带去。

大：二婶，这个忙不好帮！

二：平时你顶大方，今天怎么这样？

大：二婶！

二：不帮拉倒，办法我有的是。（赌气进屋）

大：拉倒？不，我应该帮她一把。（老顺出）

老：婆佬子，怎么才回来？

大：（交红本）这是你的笔记本，看看错在哪里？

老：（接着）嗯。错了二个字。（看背篓）今天才扒这一点点？

大：扫尾了。早几天扒的花生晒干了吧！

老：晒干了。明天送到生产队去吧。

大：我们这个自然村离生产队远，去榨油厂近，晚上让新

生带到厂里去吧。

老：好。婆佬子，今天特意给你煮了一碗机器面，外带二只双黄蛋，葱花麻油拌……

大：嗨，今天什么喜事，要这样款待我？

老：大喜事叻！

大：（不解地）什么大喜事？

老：作田老上台讲马列主义，这不算大喜事吗？快，吃面去！

大：（发现老顺满身灰尘，取下手巾拍打）看你，做一次饭就化一次装，都变成灶君菩萨了！（交手巾）把脸上的灶灰擦干净。

老：（擦脸）嘻嘻这下该走了吧。

大：还愁我吃不掉？我先去找二婶谈谈心。

老：谈什么心罗，快走，面条都冷了！

大：面条可以冷，对同志的心不能冷呀！

老：二婶最近天天出勤，有什么可谈？

大：刚才她拿烟叶要新生到榨油厂去揩油，你说对不对？

老：揩集体的油？这，这样做不对。

大：不对的事，我们就应该管。（欲走）

老：（矛盾地）你，先给我回来。

大：回来做什么？

老：你当真要去找她谈？

大：不谈，我的心过意不下。

老：你不会告诉新生劝她不要这样做。

大：有话要当面说嘛。（又想走）

老：要谈心，我们先谈。

大：我们谈心？我们回头再谈吧。

老：不谈，我的心过意不下。

大：（略思）好，你谈吧。

老：（唱）你忙里忙外我称心，
你热爱集体我喜在心。
你今天要找二婶去谈心，
有几句话你要记在心。

大：有什么话你说吧。

老：（唱）一请你态度要热情，
二请你不要提批评，
三请你不要得罪陈二婶，
带两只耳朵不要带嘴唇。

大：（唱）谈心为的是明辨是非互交心，
谈心为的是互相帮助共前进，
只带耳朵不带嘴，
明什么是非交什么心？

老：婆佬子，你要知道。

（唱）二婶是管机关枪，
你比机枪还要猛，
枪对枪来硬碰硬，
左邻右舍外带我老头不安宁。
古话说：“和气能把钱财生”，
新话说：“团结能叫土变金”。
我劝你多栽花来少栽刺，

和和气气睦乡邻。

大：你这叫团结？

老：（肯定地）是啊，这就是团结。

大：这是什么团结？

老：（语塞）这，和和气气，不吵不闹的**团结**。

大：你这是假团结。

（唱）邻居只有阶级亲，
决不能和和气气徇私情。
有缺点，要批评，
批评别人照自身。
斗争当中求团结，
才能够同心同德向前进！
老头哇，好人主义是你的病，
你应该好好学习斗私心。

老：什么？我有病？我是好人主义？

大：我看你这病还不轻。

老：不轻就不轻，大道理我讲不过你。（下）

大：这些大道理我们什么时候都要讲。

〔新生内喊：大婶，大婶！

大：（朝内）哎，新生！

新：（飞步跳上）大婶，成功啦，成功啦！

大：是不是试验成功了？

新：对。（唱）社会主义喜事多，
千年常规被打破，
枯饼也能浸出油，

增产节约谱新歌。

采用油脂浸出法提油，每百斤桔饼出油率达六斤，一千斤就是六十斤，每个榨油厂都这样搞，该增产多少食油哇。

（唱）我向大婶来报喜，
为革命加油你的贡献多。

大：新生，话不能这样说。

新：大婶，话应该这样说，向桔饼要油的主张是你亲自提出来的。

大：这是党的领导，群众的力量，我还要好好向你们学习。新生，什么时候回厂里去。

新：就去。

大：顺便带点花生去。

新：好。（大婶下，二婶上）

二：新生，回来了也不进家里的门。

新：这不来了吗？

二：刚才大婶叫你带什么去榨油厂？

新：花生。

二：花生？哈哈，大婶会划算哪。新生，帮妈也带些烟叶去！

新：烟叶带给谁？

二：（唱）你爸爸工作在林场，
管理果树日夜忙，
他平时烟瘾大得很，
寄两斤新烟给他尝。

新：这好办，我马上托人寄去。

二：这样寄去？你爸爸每次制烟总要弄掉一、二两生油，月积年累，浪费的油就多，这……

新：这笔帐符合增产节约精神，我写信传达妈妈的命令，以后制烟不能用油！

二：哎，不用油还行？

（唱）制烟放点油，
有丝头来又上口，
火一点着香悠悠，
要比那“飞马”的更好抽。

新：（唱）你越讲我越糊涂，（大婶暗上）
丈二金刚摸不着头。

二：你呀！生成的木鱼脑袋。你来看，把烟叶放到枯饼中间一压，油就进去了。这办法……

新：（忍怒讽刺）这办法好得很罗！

二：娘的主意还有不好的？你等等，我去拿两斤来。（急下）

新：你，嘿！

（唱）化公为私门道歪，
她还认为很光彩。

（气冲冲地）找她算帐去。

大：新生！

新：大婶，我妈那种揩油思想太成问题了。

大：（唱）细麻打结耐心解，
船到滩头水路开。

厂里正忙，你妈的工作我来做好不好？

新：那太好了。大婶，我走啦。

大：（递花生簏子）这个帮忙带去。

新：差点忘了，（掂簏）最多只有十斤，你家的？

大：队里没盘干净的地脚花生，现在翻地栽萝卜，它们就再也躲不了啦！

新：大婶，你真是……

大：这里还有几只湿的。

新：几只子湿的就算了。

大：这里面也是油嘛。

新：（感动地）大婶，你真是时时处处都在为集体加油哇，回头给你带工分证明来。

大：还要什么证明，你开来了我也不要。

新：这可由不得你。（欲走）

二：（拿烟叶笑上）新生，这烟叶也带上。

新：（相形之下，忍不住）这条路走不通。

（将烟叶甩在地上，跑下。大婶捡起烟叶，二婶抢过烟叶）

二：（向幕内）新生！你带不带嘛？

新：（内声）这条路走不通。

二：（气极）好哇！你这个忘本崽，转眼就变卦。（委曲地）大婶子，你看，你看罗！

大：你错了。

二：错了？错不了。

（唱）烟叶带到榨油厂，
 枯饼上面压一压，